

怀旧童书馆
红色童年

铁娃娃

外《四个十的信》

鲁班削木鸢回
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石老人画



李伯宁 刘松涛 著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怀旧童书馆
红色童年

铁娃娃

李伯宁 著



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娃娃 / 李伯宁等著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3.9

(怀旧童书馆·红色童年)

ISBN 978-7-5078-3289-1

I. ①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97088号

铁娃娃 (含《四个十的信》)

著 者	李伯宁 刘松涛
插 图	王 鸿 王雪涛
责任编辑	张娟平 张淑卫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20千字
印 张	5.75
版 次	2013年9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3年9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289-1/I·438
定 价	12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出版说明

“怀旧童书馆·红色童年”系列依据建国之初文化供应社组织出版的一套儿童读物——“新儿童丛书”进行精选新编而成，共推出8种，作为“怀旧童书馆”系列的第一辑。

旧版“新儿童丛书”出版于1951年，由著名编辑家常君实先生和著名大众文艺家苗培时先生担任主编，众多知名的进步文艺家、科学家如康濯、严文井、丰一吟、何公超等参与编著，分辑陆续推出几十种，题材涉及传记、童话、抗日故事、诗歌、戏剧等，由“三联·中华·商务·开明·联营”联合组织出版，由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及各地分公司统一发行。在当时儿童读物寥寥可数的情

形下，这套丛书像一场“及时雨”，滋润了新中国儿童的干涸心田。

旧版“新儿童丛书”初版至今已有六十余年，作为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纸质读物，它已被国家图书馆列为“新善本”，这意味着其史料性价值与收藏价值十分巨大，若在下能集齐旧版全套，实在不易。因此，我们集中摘选旧版中的“童话”、“抗日故事”、“儿童故事”这三类故事性强、阅读价值仍很强的作品进行组合编排，并保留书中插图与书影以尽可能展现它的原貌形态，总体上化繁体版为简体版，以求方便现在读者与图书馆等机构阅读、怀旧与收藏。

旧版丛书诞生于一个伟大而激动人心的时代开端，一切都是新的，它们的创作者是一批兢兢业业、笃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文艺家、科学家，他们用激越澎湃的建设新中国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热情撰写书稿，书中传递出来的真诚、激情、高昂、纯粹直接影响着40后、50后人的童年，并通过一代代人的精神传递，影响着60后至90后好几代人的精神塑造，造就着民族的共同记忆。

在速食时代和娱乐时代的全球化浪潮中，在儿童读物纷繁多姿的今天，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中国少年儿童，应该秉承着怎样的社会觉悟健康成长？历史的记忆并不遥远，重温先辈的童年，获取精神的滋养。“怀旧童书馆·红色童年”就像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一样，带给您和孩子一份特殊而珍贵的阅读体验。

另特别说明，在出版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常君实先生等作者的大力支持，在此深表谢意，同时对未能联系到的作者（著作权人），我们也深表歉意，希望您或您的亲友在见到书后能主动与我们联系，以便奉上样书和稿酬。

目 录

- 一 第一次见面…………… 1
- 二 仇 恨…………… 5
- 三 小侦察员…………… 10
- 四 生死关头…………… 20
- 五 铁娃娃…………… 28
- 六 被 围…………… 34
- 七 参 军…………… 41

一 第一次见面

我第一次认识小娃，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。

在一个早晨，我同民政科长老段和妇联小李，到车庄去布置春季反扫荡和扩兵工作，刚走到街口，被两个手持红缨枪的小学生，拦住了去路。

“同志！是哪部分的？看看通行证！”

这一下要慌了我们，因为我们今天出来得仓促，谁也忘了这个事。我便只好笑着向他们解释说：

“小同志！我们是县里的，今天忘了带通行证，村里干部都很熟悉，绝没错儿！”

其中一个白胖的小学生，摇了摇头说：

“那不成！村长有话，县里有令，没证谁也不放过去。”是的，最近特务确实很活跃，我们曾给各村下令，要加紧岗哨。

老段同志笑了，他说：

“小同志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县长！……”



“我管你县长不县长，反正没证过不去！”

老段本想用介绍一下解解围，谁知道这一句话倒弄翻了，这个小学生认为他故意用大牌子来吓唬他，所以不等老段说完，就碰了回来。

事情僵住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只好再和他笑嘻嘻地商议：

“小同志！你做得很对。我们今天到你村有重要的事情，你不放我们进去，就要耽误工作。可不可以你带我们一人见见村长呢？”

他稍犹豫了一下，同意了我这个办法。他指着我说：

“走！你跟我走！”同时又嘱咐那个小学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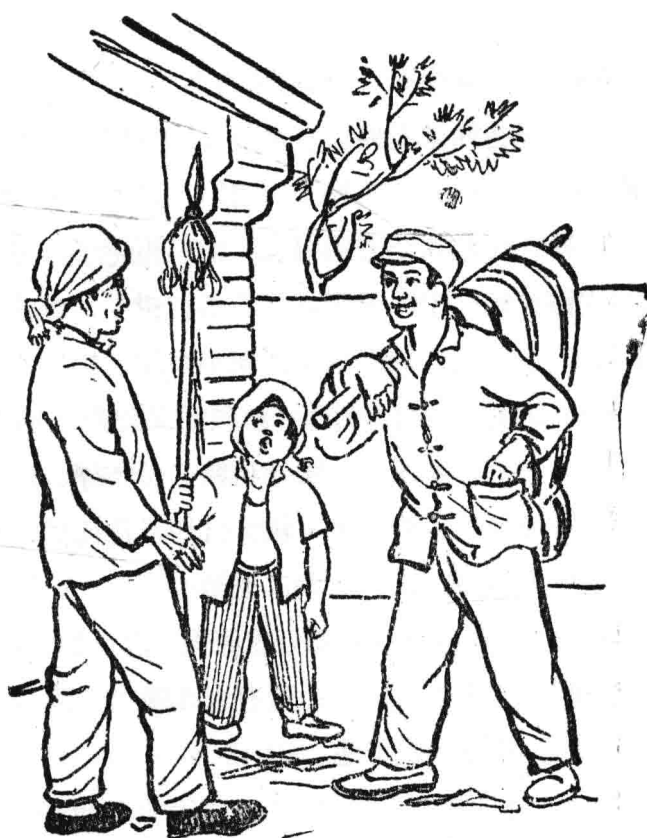
“黑旦！你看着他们（指老段和小李）！别放他们走！”

他把我带到民兵队部门口，我想和他一起进去，他却命令我站下等一等，他独自跑了进去。一会儿，他和村长出来了，村长一见我就笑了。

“好哇——小娃！你捉着县长啦！”

小学生一听，愣了一下，表现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“可他没带通行证啊？”他吐了吐舌头，扮了个鬼脸，





撒腿就跑了。

我想问他几句话，但一把没抓住他。村长接着告诉我：

“他姓曹，叫小娃，是这村的儿童团长，今年才十三岁。他爸爸叫曹老路，在前年（一九四〇年）日寇春季大扫荡时，被鬼子杀死了。当时，日本鬼子要他带路找游击队，让他找坚壁的粮食，他都拒绝了。鬼子用沾水的皮鞭打他，用绳子倒背着手吊在树上，老路真不‘含糊’，一声没吭，最后鬼子当着小娃和他妈把他挑死了。……果然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这孩子又聪明，又能干。从去年就当上了儿童团长，领导唱歌、做体操、宣传个什么的，可带劲了。劳动也不赖，自他爸爸死后，他种地也顶半个人的事。这孩子大了也错不了。……”村长满口称赞他，我虽然和他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也很喜欢他。觉得他聪明，办事很认真，还蛮有点儿魄力，确是个好娃娃。从此，我便认识了他。

二 仇恨

车庄是三县交界的一个边沿村庄。根据经验，敌人的每次扫荡，都是由各个地区拼凑的人马，由于建制的关系，各县交界地区，是坚持反扫荡的好根据地。车庄有这个地理条件，群众又有基础，地道、民兵都是全区的模范，因此，县的领导机关，选定了车庄和附近的村庄，为今春坚持反扫荡的根据地之一。我便住在车庄，亲自掌握这带的反扫荡准备工作——开展地道，坚壁清野，整顿民兵和下层组织。

我和小娃经常见面，很快就由熟悉变成挺要好的朋友了。以后，我就索性搬到他家里去住。

小娃过去家里很苦，人口虽然不多（只妈妈爸爸和他），但妈妈身体不结实，常闹病，劳动不了，只靠着爸爸租种着地主的五亩地，不断打个短工和做个小买卖来养活他们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共产党来了，由于减租减息和清算斗争，五亩地回了老家，妈妈身体也



结实了，加上全家勤劳积蓄，又买了六亩好地，小日子越过越上劲哩！老路当上了村里的“粮秣”，筹粮、敛草，工作可积极了。不幸一九四〇年日寇春季大扫荡，他被捕牺牲了。老路的死，使这个幸福的小家庭，真像坍了半边天。但在生产上，因为有拨工互助组对他家格外照顾，生活过得还是一样的。小娃的妈是个慈祥而勤劳的老太太，自我们搬到她家，使她家热闹起来，她家的零碎活——什么挑水、扫院子、给小驴背土上垫脚……我们都包干了。此外，还帮她春耕了八亩地，送了十车粪，老大娘乐得什么似的。经常给我们蒸点儿白薯，端碗细杂面汤，慰劳慰劳我们，老大娘待我们真好呀！她也常常和我们说起过去的苦日子，说起小娃他爹怎样怎样地好，拉扯小娃怎样怎样不容易！“日子刚有指望了，人死了！”她每说到这里，便不能抑止自己的悲痛，我也常很难过地劝劝她。最后她总是一边擦着泪，一边说：

“我不哭，我不哭！哭死也没用！等把小娃拉扯大了，给他爹报仇！”老大娘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小娃身上。

“对！给他爹报仇！”我找不到更好的话来安慰她。

小娃确是个好孩子，白胖的脸，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，格外精神，是个漂亮娃娃。他很聪明，功课总是考第一，小嘴能说会道，是个好宣传员，因为人们喜欢他，所以他的宣传效果也就特别好，他曾动员出当院的二秃哥参了军，碰见个落后点儿的不愿拿公粮，他磨姑磨姑就开了脑筋。他年岁虽小，但在儿童团里很有威信，不管比他大的、小的，都肯听他的话，像一个很有指挥能力的小军官。自我们搬到他家，我俩更亲密啦，他每天下学回了家，总要我教他唱歌，给他讲故事听。他也常和我们讲些邻坊四舍的情形，比如：谁家抗属，谁家地主，谁家“顽固”，谁家不“顽固”，他都摸索得很清楚。但是，他没有（似乎也不愿）和我们讲过他爸爸的死，每逢他妈妈一字一泪地和我们哭诉时，也没见他掉过一滴泪。他只紧紧地依在妈妈怀里，呆呆地听着。有时眈眈眼睛，皱皱眉头，但在这简单的表情里，我们可以看出：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，他也有说不完的仇恨啊！有一次我问他：

“小娃！大了你干什么？”他只简洁地回答：“当八



路！给爹报仇！”

“对！给爹报仇！”除此，我也找不出更好的话来安慰他。真的，千万个娃子的爸爸或妈妈，被日本强盗惨杀了，我们要向敌人讨还这笔血债。

“对的！给爹报仇！”我相信这个仇是能够报的！



三 小侦察员

果然不出所料，敌人的春季大扫荡，在五月一日就开始了。

一天早晨，我刚刚起床，还没有洗脸，小娃从外面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一进大门就大喊：

“县长！县长！有情况！窝头跑乱了！”

窝头离车庄只七八里，情况似乎很紧急，待我要详细问他时，他早又跑出去了。我一面收拾文件，一面派警卫员老马到外面去看看。老马出去工夫不大，街里便乱了。我刚出大门口，村长和老马便从西街口跑回来，一面跑，一面喊：

“马队，马队，往东走！往东走！……”

我迎上他们，村长一面拉着我跑，一面讲，敌人的马队已到村西了。我问他：

“民兵拉出去了没有？”

“早拉出去布置好了！你们先指挥群众转移；我们